

栗

香

四

筆

序

江陰金澐生先生光緒戊子以前著成粟香三筆都  
凡二十四卷或言道德或言政事或言經術或言史  
學或言金石文字或言訓詁聲音與夫古人名迹朋  
舊詩詞閭巷風俗親戚情話罔不兼收並錄余嘗得  
其書讀之驚其學之博而不能測其所至也戊子以  
後先生復取平日所得著爲粟香四筆而屬余序之  
夫譾陋如余烏足以序先生之書顧念比歲以來從

先生文酒游讌得聞緒論猶知其源流不可無一言  
以告後之君子伏讀 四庫全書於雜家者流別爲  
六事以立說者爲之雜學辨證者謂之雜攷議論而  
兼敘述者謂之雜說旁究物理臚陳纖瑣者謂之雜  
品類輯舊文塗兼眾軌者謂之雜纂合刻諸書不名  
一體者謂之雜編古人著錄大抵各有專家先生則  
悉能兼綜無遺其見於隨筆者立說必唯其正辨證  
必唯其詳議論敘述必不取冗散無用之言卽臆義

瑣言亦迥異游談無根之說若後二事所謂雜纂雜  
編者先生則更有粟香室叢書足以括之自唐宋以  
來如李濟翁邱光庭沈存中吳虎臣洪景廬王伯厚  
諸公所著之書皆入雜家足爲後人攷鏡之資而最  
精者莫過於王氏之紀聞最富者莫過於洪氏之五  
筆然景廬伯厚所得已止於是先生則勤學好問取  
之富而擇之精靡有已時其所成就又安在不方駕  
乎其上余雖不足以重先生之書竊願觀五筆之成

而更爲之序也光緒十五年歲次己丑春王正月番  
禹徐紹楨謹敘

序

蓋聞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禰家二十託始孔甲皆推  
演經傳兼綜儒墨流裔支出作者非體子桓典論製  
徒極於詞華臨川世說事每涉於閭巷往往一篇之  
中博而不知要數卷之後盪而無所歸然質諸薦紳  
縱難言夫雅馴書之盤盪猶或愈於博奕故拾遺已  
闕蕭綺且從而補苴論衡未出蔡邕實資爲談助金  
文淮生所箸書曰栗香隨筆續之再三蓋仿洪端明

容齋隨筆之例也今四筆刻成屬寄爲敘綜其大旨  
可得言焉彭澤命子推本其世家康樂工詩揄揚其  
祖德君奉延年之庭誥受叔皮之賜書高門巖巖無  
忘通德之舊家道穎穎彌守義方之訓是謂誦芬其  
旨一也陳留大郡風俗可稱華陽故國士女足讚况  
乎湛湛江水實惟春申之封峩峩穹碑是曰君子之  
墓亂離斯瘼邨井久虛旅人未歸土音獨操識大父  
之游射憶鄉曲之過從道南道北宗人暴衣之風讓

東瀛西兒時觀稼之地是謂懷舊其旨二也南方地  
偏草木殊狀北戶時燠風土異宜君從事蠻府久客  
領表桂蠹一器詳尉佗之食品細葛千端志威彥之  
歲貢他若交廣市舶臨海水物莫不羅其珍錯竊比  
虞衡是謂辨俗其旨三也寶玄之天神仙之所窟宅  
冰井之水經略之所勒銘君昔游蒼梧謹正鹽筴蠟  
屐都嶠樹碑漫亭滌濯開元之鍾摩挲石室之象思  
政殿使存軋和之職官漢融石幢紀大寶之歲月往



往霸朝軼事得諸金石之文是謂攷古其旨四也文人相輕古今通軌陳思凋孔彰之賦士衡笑太沖之作草玄未竟或乃譏其覆瓿歌詩僅存甚且忌而投溷君掇拾墜簡搜討佚篇募北海之文不吝金帛之賞憶南皮之游輒撰應劉之集縱有言談之過不居詆何之名是謂推藝其旨五也夫馴象在鬪必深蹙其齒牙山雞映水亦自珍其毛羽是以王筠之集不止一官白傅之詩寫以五本君述造閱富不自料檢

積玉碎金散在今帙斯則陸生笠澤自號叢書楊氏  
西崑兼存酬唱固別集之變例而本事之遺意也抑  
僕更有說焉昔文信賓客定呂覽之書蘭臺合史集  
通德之論總百家而成說擇諸儒之粹言至如中郎  
獨斷多明漢制司空博物麤舉遠方迹其所述足裨  
良史君用奏干牘異東方之滑稽著書五車等惠施  
之好辯若使芟裁風月之辭栞正傳注之失斲雕爲  
樸託體益尊則深窳困學之後大有殊聞亭林日知

之外豈無別錄何獨鍾嶸詩品辨風人之瓌製劉勰  
文心揚先士之盛藻而已哉光緒十有六年閏二月  
武進屠寄

梁香四筆卷一

江陰 金武祥 澁生

大清會典云前冬至距後冬至爲一歲歲凡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年年十二月凡三百五十日有奇有閏月者三百八十日有奇其奇爲三四五六日不等視一年積日於十二朔策外又滿一朔策則置閏以無中氣之月爲閏月交節前作上月用交節後作下月

用月大小視朔干前後朔同干則月大三十日不同則月小二十九日日凡十二時時分初正二小時每小時四刻子初屬上日爲夜子時子正屬本日凡日皆始子正終夜子時余考賓退錄載宋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時立春洪文敏以劄子白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既以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指此爲太史之誤而不知子初係前一日歷法應爾洪氏於推步未嘗深究故有此議稽之宋

歷志並不載其事則當時亦未行其說矣

堪天道輿地道堪輿之書見於漢志列於五行其後以堪輿專言地理楊曾廖賴四家各有著述再後則蔣大雄之懸空三大卦或談理氣或語巒頭推論吉凶各有宗派至今日而惑於風水者爲術士所愚或稽留不葬或遷徙不恒皖浙閩粵所在皆是論者或歸咎於堪輿家余以爲術數之興大率以禍福煽惑世俗惟堪輿之說創自仁人孝子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亦有舉而委之溝壑者仁人孝子遂創爲此說謂其親之體魄關子孫之禍福子孫始不敢輕舉而委之乃辨其土地之燥濕陰陽之向背乘風界水葬法始詳創此說者亦可謂澤及枯骨矣堪輿家復推行其說以郭璞葬書爲鼻祖其後立說愈繁而其弊竟至於稽留不葬遷徙不恒此末流之弊未可歸咎于創始之人也

番禺徐子遠太守洞淵餘錄云文選洛神賦注引記

孫茂本校竟又從錢味根處借諸草廬宮詹舊藏  
門手校續志三十卷一閱三月始藏事時咸豐改元  
孟春十日云今廉仲卸連州刺史任需次羊垣老猶  
好學錄畢歸之并記其跋語以誌老友翰墨之緣如

此

義門讀書記後漢書評語凡五卷今與沈度本相校  
有讀書記有而沈度本無者有沈度本有而讀書記  
無者讀書記凡例云外間傳寫義門評閱之本不特



真贋紛如卽係真本而鈔錄數過不免訛舛沈度凡  
三次且雜以抱經學士所評今亦無從別白矣

沈度何本有總記云康熙癸未六月侍 八貝勒于  
南薰殿架上有江文盛刊本因取以校此卷汪本亦  
仍訛襲舛如前書地理志亦憚于互勘書無善本豈  
非苟簡之過哉焯記○又云自十九卷至二十二卷  
康熙丁酉祇役 武英書局偶見不全宋嘉定戊辰  
建安蔡琪純父一經堂開雕大字本有菴書堂印心

以爲必佳因從典掌者乞以校對則舛誤甚多又志  
前直刪去劉宣卿註補本序每卷平列大字二行云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竟不知諸志  
從孫宣公之請始取司馬紹統續漢志補蔚宗之缺  
而章懷但注紀傳國化所刊止於九十卷爾其憤憤  
貽誤後人真市賈之下劣者識之以見宋本亦有不  
足據信如此非敢爲訐激也七月既望義門老民書  
○又云康熙辛巳首夏於召伯舟中閱完續漢志二

十卷毛氏後漢書所據之本遠不逮班書舟行又無  
從假他本互校姑俟南歸再閱焯識

戊子六月有容藤之行舟中熾熱幾不能堪十三日  
雷雨炎暑頓滌夜泊藤州明月皎潔遂泛舟登訪蘇  
亭天水空明如在清涼世界坡詩云繫舟藤城下弄  
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山雲朝朝新又云江月照我  
心江水洗我肝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中流朗誦  
此詩猶髣髴當年清興也因倚念奴嬌成詞云訪蘇

亭畔問青天古月何如今月無限清光曾照見多少  
南來遷客赤壁高歌瓊樓起舞一例揮吟筆炎荒不  
恨茲游良復奇絕我後八百餘年扁舟載月重溯  
公遺跡可惜相逢無道侶呼取瑤琴彈徹壺湛冰清  
練翻雪湧且洗心肝熱結茅都嶠幾時真換凡骨

秦少游卒於藤蘇東坡謫海南往來過藤皆有詩藤  
州流寓二公爲最著祀八賢祠中余丙戌冬過此有  
句云詞客風流何處訪微雲衰草古藤州謂少游也

戊子夏重至又有句云江水空明江月好泛舟先到  
訪蘇亭謂東坡也至縣東有李白巖赤雅以爲李白  
長流夜郎嘗憩於此亦祀八賢祠中不知李流夜郎  
至江夏放同生平足跡未嘗踰嶺流俗附會省志已  
辨之矣

唐李衛公上西嶽書碑在藤縣廨左望江樓下爲宋  
紹興丙寅知軍州事施珪立省志云相傳此碑搨之  
令輒不利以是禁不敢搨惟於令交替時多具紙墨

搨之雖俗忌可笑然碑賴以久存云云余至藤往訪  
則以靛泥封之不可得見朔望令具衣冠朝拜惟謹  
現署令徐君頴甫云視事月餘前令有搨一紙未用  
縣印者請補印之向搨一紙必以爲用印不同搨碑  
也乃補印而明日即報命案適逢其時亦足異耳

同郡潘應脩太守云曩署藤令時適在亂後碑斷爲  
五以支茶竈又缺一塊凡十餘字不知何時用木補  
之藏一學書家搨時借用計值遂取斷碑粘合并由

其弟模缺字上石補之嵌置望江樓下壁間今所補處字略瘦尙易辨云。劉餗隋唐嘉話云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仕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伫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此碑蓋卽訴神之詞也高江村以爲士重立志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朱竹垞以爲妄男子作僞其書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公之言余

謂英雄未遇好爲大言古多有之不足辯也。○鄜雪  
海赤雅載李衛公上西嶽書刻於句漏不知何時移  
入藤扉余至句漏見有此碑爲道光己酉邑人李敏  
賜用家藏本重刻其跋以爲鑄此仍置洞內庶幾今  
不異於古所云以存遺蹟云云此碑較勝藤刻且易  
搨亦足爲名山生色也。○寰宇訪碑錄載上西嶽文  
一在陝西長安爲明時重刻一在山西潞城爲宋崇  
甯三年楊大中模刻合之粵西凡四刻矣



句漏山凡十洞余丙戌冬游寶圭正巖而白沙洞僅至洞口戊子夏重至北流家鏡如大令邀游句漏先憩寶圭秉燭入東西二洞石床丹竈仙境依然觸熱塵勞徒有雪泥之慨遂北至白沙洞昔吳元美十洞記曰句漏甲於天下而白沙爲句漏第一秉燭從竇入俯偃扶伏經六七竇所過益寬而所見益奇云云余初入第一竇而所見乳結各象已奇於寶圭復行百許步將過第二竇而夏令磴濕泥滑仍偕出約俟

秋冬來游並約游桃源洞也鏡如有脩葺巖祠之舉  
跂余望之

廣西省志柳州府物產類木蝴蝶馬平三都出俗名  
千張紙其形如山皂莢而長剖之紙瓢片片飛出如  
蝴蝶然土人云焚其瓢照小兒面可以發痘商寶意  
太守詩云豈知片莢中藏得千張紙今句漏岩前有  
此一株呼爲仙人紙云○本草綱目有宜南草蓋卽  
木蝴蝶形狀亦同主辟邪小男女以緋絹袋盛佩之

臂上辟惡止驚此草生南方故名與萱草之宜男不同。本草綱目拾遺云木蝴蝶乃樹實也治肝氣痛用二三十張銅銚上焙燥研細好酒調服又云凡癰毒不收口以此貼之即斂又治下部濕熱

容縣都嶠山爲第二十洞天凡八峯分南北洞南洞以雲蓋爲主峯峯下寶元洞長十九丈深亦數丈爲諸洞之冠有靈景寺南漢時塑一佛二菩薩五百羅漢于此寺西向由寺右行數百步有洞曰太極巖祀

宋三子巖之上有寶元觀今爲聖人巖祀孔子再上  
名寶蓋巖再上名魁巖凡四層皆南向魁巖離峯頂  
僅丈許耳諸巖均屬南洞自來繚垣牆通戶牖仙山  
樓閣如在天上戊子子役過此偕邑人何對廷大令  
往游渡繡江南行二十里至石寨墟由虎頭關而登  
曲如螺旋屢躋危磴俯視鳥背已躋層霄既入關回  
望下方衆峯環拱而鳥道如線有一夫當關萬夫莫  
開之概昔土人避亂于此因內訌始破形勢所在太

息劫灰俗塵已離仰契靈蹟東坡所願結茅都嶠與  
仙鄰也峯迴路轉谿豁豁然則寶元洞靈景寺也古  
佛無言笑人觸熱殘碣留字恣我搜奇此寺有南漢  
軋和大寶碑記及經幢又有斷碑一角石幢半截者  
志乘迄未著錄摩抄小憩遂右轉至太極巖書聲琅  
琅雜以鐘磬炊烟縷縷蕩爲雲霞蓋士人以石室爲  
講舍余遂偕何君下榻焉一宿空山殊有遐想相傳  
葛仙鍊丹往來于此余昨游勾漏相睽曾不百里猶

夢繞於石床丹竈間云

都嶠與桂林諸巖及勾漏洞不同都嶠爲陽洞宜居人惟離城市較遠路亦險峻耳山巖沙與石相間而生非如他處巖洞全係石質可以磨厓題壁者巖內存碣以南漢爲最古有軋和四年陳億五百羅漢記碑又斷碑一陳億姓名尚可辨識又大寶四年佛像碑又大寶七年蔡珽慶讚記碑此外經幢二爲軋和十三年羅漢融造尙完好其一存半截款文僅辨女

弟子口廿五娘造幢一所而已竊謂嶺外碑碣隋唐已鮮南漢亦漸稀此六種廣西通志及南漢金石志均未著錄故無知者都嶠名山應存古碣因詳記各刻於左文雖卑陋其官位亦足考一時之制可補十國春秋百官表所未及也

陳億五百阿羅漢記

漢容州都嶠山中峯石室五百羅漢記

并序

前雄武軍節度副使奉義郎檢校尚書禮部郎中賜

紫金魚袋陳億撰 思政殿使銀青光錄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楊珞書并捨一佛二  
菩薩。

粵以觀史天宮降淨飯王室尊稱十号教闡五乘闡  
法界之軋坤佛道貞觀開釋文之日月覺路貞明指  
二地因視化城喻與聲聞記荊教菩薩法焉經云我  
諸弟子威儀具足其教五百皆當授記即五百大阿  
羅漢也洎乎祇樹韜輝雙林奄耀諸尊者明慧炬而



軋愛海秉法刃而破邪山卽心傳心平爲化主斯之  
所謂歟伏維當今皇帝轉金輪而演慶治玉牒以調  
元龜鏡(玄)解之宗澄湛真空之本恢無爲而致理契  
有道以垂時所謂翔泳知歸草木被化有匡禪大德  
容山覺樹合浦道源邈爾空宗超然釋性早得在衣  
之寶久乘出宅之車常日報以四恩崇之十善虔贊  
二儀之大少裨兩曜之明卽無先大阿羅漢也雖燃  
臂灰軀鍊心燼體所弗能口也廼屈京師陳之善惻

一之月而二之月喜捨雲屯半年而暮之年壇口  
口口其阿羅漢也或琢玉成身鎔金作體或碾之貞  
石削以香檀毳服軋陁六銖口口口依相器金襴九  
條目淨而廣若紺蓮毫騰而白如珂月重環掛錫峻  
座口口口口口之半千畢浩因之翌日匡達大德以  
當府都嶠山寶玄洞中峯石室者口口口口口象神  
秀松栽烟骨排道樹以森森石界水湄激法泉之森  
森有之靈口口口口口口口具奏聞乞將五百尊者於

茲地焚脩奉恩勅俞允其榮也三無並大其福也九  
有齊寬咸資口口口臨口口延洪之祚既播無邊之  
績誓成不竭之功猥訪鄙辭刊之翠口

湛湛無爲 空空無著 德滿真如 功圓正覺

入無量義 說大乘經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住聲聞地 得菩提記 無漏半千 正法一味

屈伸應請 皇王化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五百法身 定茲蓮宇 必淨必清 無毀無譽

容山禪客 向口口口 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

帝道克昌 皇明允煥 綿長兮五口同輪 悠久

兮三口口口

時軋和四年歲次丙午八月 十五日癸未住持

禪大德

按右碑高二尺二寸濶一尺五寸字分二十二行  
真書徑五分許缺下右角

陳億殘碑

缺祠部郎中知制誥賜紫金魚袋陳億撰 翰林書  
詔孔目官將仕郎試秘書省著作郎楊口口書

按右碑存下半截左缺高一尺四寸右缺高九寸  
潤一尺字分十七行行草書尙不俗大率記塑佛  
事文後有銘亦不全均不錄碑陰有隸書題名爲  
宋城杜儁書邑令王伯珪立筆勢頗得漢意其年  
月已缺當係近時人

佛像碑

按右碑高二尺九寸濶一尺二寸已斷爲三接合  
磨搨像字微損前題內勾檢司使銀青光祿大夫  
行內侍省內常侍上柱國梁懷口造後題漢大寶  
四年口口歲正月十五日記女弟子鄧懷貞鄧廿  
三娘等佛像分四層第一層八像第二層十像第  
三層八像第四層十一像像旁均題佛名

蔡珽慶讚齋記

闔會弟子慶讚齋記

太上一三五正一盟威弟子南瞻部洲大漢國左靜波  
指搗使南面討捕軍并海門防邊防拓等軍都部領  
將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守右監門衛將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蔡珽

捨己俸銅錢二百貫文於容州都嶠山靈景寺塑造  
釋迦牟尼佛彌勒下生佛無量壽佛阿難迦葉菩薩  
獻花善神共壹拾叁軀上資當今皇帝聖祚無疆龍  
圖永固同會弟子管田指搗使李彥暉李延賞陳延

嗣高品梁廷玉都知兵馬使蘇廷蘊西頭殿前承旨  
裴瑛英羅廻爵院陳延進 女弟子阮氏六娘等九  
人捨錢玖貫文 同會弟子討捕軍管隊中軍十將  
楊彥興李清吳承欽陳諸黃延嗣黃彥通楊霖趙自  
琢阮行思王志曾匡効龐法住伍彥謀鄒政蔣魯徐  
承道甘婆錫陸敬忠王昌嗣秦軍梁宣陳英璫梁承  
宥伍齋龐幼慙李匡惠梁道宣郭延保茅承恩鄧紹  
遷龐願廸鄧全保楊佛相馮延寶李保通李光琢陳



得華李師保梁崇信等叁拾玖人捨錢壹拾捌貫叁  
百文

漢大寶七年太歲甲子二月

朔二十一日勸首

監寺大德賜紫沙門智音住持賜紫智聰僧智通義  
誠義海義江義真 管內道門道正栖真觀焚修賜

紫王歸一 大上三五正一盟威道士白鶴觀焚脩

盧保宗書 弟子克銳軍執戟陪戎校尉況口口鏤

按石碑高三尺濶八寸字分八行真書徑五分許

碑陰刻宋開寶七年通判容州張白游都嶠山七  
律二首左側刻康定元年庚辰區若谷鄧昂凌景  
暘同游題名右側刻皇祐庚寅曾晉卿花去華彭  
亞之王誠之歐陽微之杜叔元同游題名四角完  
好

羅漢融石幢

維軋和十三年歲次乙卯十月乙未朔廿七日辛酉  
於桂州許發心贖造佛頂尊勝靈驗加句陀羅尼幢

一座今口良工雕鏤偈滿嚴飾周圓敬捨於容州都  
嶠山中峯五百羅漢口永充供養奉爲資薦先考府  
君羅十七郎口度生界伏願先父承茲功德沐此良  
因永離幽塗早超淨域伏以漢融立身宦路歷縮職  
司恒保禎祥尅加甯謐次願母親壽祿乞保延長妻  
子福田益增永遠仰繫佛力俯錫蔭庥漢融不勝稽  
首慙懇虔切之至謹白 南瞻部洲大漢國弟子右  
龍虎軍子將行右龍虎軍司茶執行桂州招討軍兵

素羅漢融同母女弟子蕭氏十二娘建 弟子羅貴

寬書

經文不錄

按右幢高二尺爲八面每面濶二寸三分字各四  
行稜角完好尙有一幢存半截高一尺二寸款文  
僅辨女弟子口廿五娘造幢一所十字經文亦殘  
缺不全并附識之

都嶠奇秀遙望略似匡廬特無其雄厚耳吳元美以  
爲山色青黑由遠觀而言既入山及巖但見沙石融

身者四卷  
卷一  
結五色爛然都嶠志所謂悉類丹砂者近之巖壁不可鑄題卽碑材亦須遠致故古碑均爲後人三百附刻自宋以後題刻少矣巖居境爽無燥濕之患巖瀑散漫如水簾晴日亦淋漓聲滿耳大旱勿竭無提汲之勞名山多爲僧道所據茲則講堂學舍爲士人誦習之所亦山靈之幸也

容縣東城樓訪唐開元寺銅鐘省志載款文貞元十二年歲在丙子云云凡七十字覓工搨之鐘懸甚高

字陰文瘦而淺爲四圍鏽垢所隱乃通體磨洗始見  
全文凡書兩行而開元寺常住鐘六字另刻於下二  
十作廿實六十九字鐘作鍾古字通用丙子作景子  
蓋唐時避諱也志載鐘高五尺二寸口徑二尺六寸  
余攜營造尺度之高五尺六寸口徑三尺二寸府志  
又載此鐘曾飛至龍潭與龍鬪頗著靈異云

粵東金石畧云凡鑄金之文陽識易成陰款難鐫三  
代銅器用陰款秦漢則多用陽識因記南漢大寶二

年寶林禪院銅鐘陰款以爲難得余在梧州見古感  
報寺南漢銅鐘亦係陰款茲捐容縣唐貞元年所鑄  
銅鐘陰款字亦秀勁均可寶貴也

容縣南門外水月宮有大銅鼓一以營造尺度之面  
徑三尺六寸高二尺二寸鼓面四隅踞蝦蟆四旁系  
對出四環殊小僅可貫索面有花紋尙細緻兩旁則  
無製甚樸也有木架刻字云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置  
廟祝以爲出於楊梅江土中

廣西省志山川略據方輿勝覽云容江在普甯縣卽  
馬援所云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者是也云云此大  
謾飛鳶墮水在交趾浪泊浪泊一名西湖爲今越南  
北甯河內兩省間地與容縣相去幾二千里廣西謝  
志最佳何舛誤如此甚矣地理之難於訂確也

容縣志僅借得抄本十二卷爲邑舉人蘇五常秉綱  
於乾隆三十三年所脩之本以後無續脩者又都嶠  
洞天志六卷爲邑舉人王維新竹一撰何君對廷復



出示其宗人花軒筆記一冊皆考證容縣古蹟及記  
邑人忠孝節義事亦他日脩志千狐之腋也又何君  
益槎名培元見示近詩頗似晚唐

金桔欖產藤縣歲有常貢係藤本葉大而尖面青色  
背灰色生根底土中春夏間土人掘取狀如橄欖中  
白外黃曬乾治咽喉等症亦解嵐瘴出縣內小娘山  
者佳。百草鏡云凡腫毒初起以金果欖用好醋磨  
敷患頭初起者消已成者潰咽喉一切症煎服一二

錢卽效如喉中疼爛用三錢爲末加冰片一分吹之  
○藥性考云金桔攪性大寒解毒咽喉急痺口爛目  
痛耳脹熱嗽鼠瘻吐衄俱可磨服疽癰發背焮赤疔  
瘰蛇蠍蟲傷俱可磨塗○柑園小識云金桔攪土人  
鑿山穿石取之先君嘗覓得二十枚愈數百人而疔  
喉等症有起死回生之功當廣傳之以補本草之缺  
居易錄云李厚庵少司馬扇繫一物如伽楠而不堅  
無香問之曰粵西梧州所產鯖魚膽也用少許和水

點眼疾立效然不必多用余考赤雅云藤江鯖魚形如草鮫色青黑大者百觔取用釣筭其膽治日功比空青漁者得魚到縣親剖其膽始敢出市私開者杖今之售者皆以鮫膽灌黃藤膏偽爲之耳黃藤亦行血去翳也辨之不精必見笑于魚目潯梧雜佩云青魚膽出藤縣之榻洲洲在江中長五六里許其上居民甚多水多石上青苔此魚食之其膽極涼可入藥通志膽性涼味苦主療火眼其枕骨刮磨光潔老人

用以拭目藤縣志云魚影石在縣大堂前方廣二尺許晶瑩如玉以水揩之魚蝦水草之形畢現藤產鯖魚必至此剖之方合用余至藤訪之此石已於咸豐年間爲賊取去此魚惟縣西北濛江太平墟有之亦鮮大者

余在嶺外嘗見銅鼓每載筆記以備金石之一今秋過肇慶與郡守朱君仲輔登其署前門樓觀明時所置藤鼓蓋巨藤爲鼓槩空其中而蒙以革也考屈翁

山廣東新語云成化二年剿滅大藤峽賊以大藤爲  
三鼓圍一丈長三四尺黑潤如角沈然一置廣州都  
司堂一置肇慶府門上一置梧州總兵府其聲逢逢  
亦時相應云今廣州梧州之藤鼓均不存惟肇慶門  
樓猶以爲更鼓藤已不免蠹蝕府廨大堂又有鼓略  
小云亦藤質其真假不可辨也阮文達公元藤鼓詩  
云武仙歷千載乃產此巨藤峽夾右江水一藤橫如  
繩晝沉夜浮渡妖由亂人興誰其斷藤者桓桓韓中

承藤斷復段截造鼓示創懲中空冒以革圍量丈五  
繩繫以老猺血十里聞磬磬臯陶不用木坐令磬弗  
勝陽明來駐節應嘆見未曾軍門復東徙鼓在端州  
仍譙樓數百載聲壓峽九層江鼉響與咎山魃應且  
憎我今過潯南訪峽升思陵猺豺狼矜獍與民不犯  
陵峽中無伏莽野燒宵如鎗士民耕古寨有產亦可  
恒裹鹽與賣桂此外非所能東歸過舊府復訪此鼓  
徵大昕郡樓上援桴來共登治平聲更和淵淵江水

澄父夏君森圃名脩恕藤鼓歌云宮保阮公好稽古  
携我同觀古藤鼓鼓形龐大質渾堅量高五尺圍丈  
五其色黯黑類角形其聲逢逢懾蠻虜云是前朝韓  
中丞蕩平寇亂鎮斯土我聞有明成化之初年羅旁  
猺賊勢蔓延大紺山頭列羽葆九星岩下紛烽烟江  
邊怪石哨賊出峽裏妖藤渡賊還官軍屢討不能制  
惟藤實助猺惡怙不悛桓桓御史雍奉詔伸天討道  
左壺漿察賊謀帳前戈甲爭鳧藻蒼頭十萬動地來

瓠種千山如籜掃欖槍迸落妖氛清新取長藤等戮  
鯨製爲三鼓置重鎮蒼梧鬱鬱連羊城是鼓獨傳三  
百有餘載郡樓雷雨驚鼙鳴公來摩挲三嘆息作詩  
以記古人績今公禁暴安我民春雨秋霜亦膏澤公  
詩勒石公德存後之視今今視昔吁嗟乎路越之金  
半蝕蝕新息勲名未磨滅英雄建豎各有奇藤鼓直  
與銅鼓匹君不見西江之水牂牁來大藤永斷雙峽  
開妖不能興民氣樂落日漁舟唱晚回又不見天馬



峯高勢插雲年年花發鳥啼春社鼓聲喧戰鼓歇獐  
狝盡屬太平人

皇華紀聞言廣州督糧道署西圃中有管樹一株根  
幹奇古略如榕樹明太宰古冲李公默著孤樹哀談  
于此樹下蓋數百年物李公有記刻石云云光緒初  
余寓居此署年餘竟未見所謂管樹者及居按察使  
署則二堂後有榕樹神老幹槎枒官吏朔望演劇祀  
之有嘉慶二十年李廉訪鑾宣碑記略云榕樹神其

始不可考古者典籍所載如周之神叢秦之叢祠漢之豫章樹皆其驗也其或有禿焉者乎蔣廉訪超伯題聯云扶疏遠勝陶廬樹蔽芾堪齊召廢棠近年樹忽生火橫截數段猶演劇祀之如故焉

淵明責子詩云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是高人曠達語昌黎示兒詩我冠講唐虞考評道精粗是儒者策勵語至義山嬌兒詩望之爲帝王師封萬戶侯是詩人誇大語也

五言古詩 卷一 七  
余舊有句云亂在人心治最難近汪芙生乙酉書事  
云平世將才難李燕伯過梧州見贈詩云得友宦途  
難三押難字皆有慨乎言之

汪芙生移居詞結尾云幾許銅鋪朱戶幾許珠簾畫  
棟不必較何如卿自用卿法吾亦愛吾廬余舊有村  
居詩云避俗爾爲爾結廬吾愛吾屬對亦工惟不免  
近宋格耳

戊辰至長沙遇同郡徐洛生二尹峻厚贈團扇書其

近作黃鶴樓二律云不盡興亡感斯樓劇可哀金尊  
愁裏伴芳草劫餘灰有客嗟離黍何人間落梅白雲  
同弔古重疊過江來呂仙亭上笛崔灑壁間詩風月  
已千古江山又一時壯游凌絕頂隨意托遐思惆悵  
當年鶴重來人未知

廣州白雲山有亭聯云海上生明月山中有白雲又  
珠江之側有亭爲讌賞之地有聯云羣賢畢至少長  
咸集清風徐來水波不興集句皆雅切尤極自然

施礪卿觀察權肇羅道于署旁建高閣北眺崑巖南  
俯西江頗擅形勝劉東生別駕爲擬聯云七星在北  
戶初日照高樓集句可謂渾成余曰下聯曷不以一  
口吸西江易之乎東生亦稱善

梧州建三江兩浙會館袁錫臣太守題聯云我本黃  
葉村人更合吳越一家好聚會冠裳共敦鄉誼誰是  
蒼梧地主每憶湖山千里且從容樽酒各話行蹤渾  
括四省兩起句尤超妙袁名思韜貴筑人原籍江蘇

崇明

錫臣由桂林赴廣州道出梧州過訪爲繪扇書聯並  
錄示舊作水月寺用東坡寒碧軒韻云山僧曰掩松  
間扉十年別松松十圍水影射窗月在戶山葉補衲  
雲生衣鐘魚晝靜佛無語蝴蝶不來花自飛絕勝江  
南好風物柳絮陰陰蘆筍肥渝州雜詩云寒食村村  
酒春城處處花亂峰當戶出遠水入溪斜屢負三山  
約時驚兩鬢華頻年慚作客幽處欲爲家

同治甲子金陵克復後延李小湖大理主講鍾山書院曾文正致書及大理答書有人錄以見示曾書云小湖尊兄閣下京華盜戢曾覲光儀近歲展轉兵間無緣瞻對伏審乘輶閩嶠移節吳門爲國儲材矩司空之家法明刑弼教踐大理之世官方資禮樂之風以靖干戈之氣而迺文成誓墓錄就歸田迴宦海之征帆主師山之講席仙雲彌好大理有好事樓集卿月白尚巡聽之餘傾企曷已某恭承明詔謬領師干無

曾游勲伐之可言誦李白詩篇而滋媿

大理感事詩云聞道曾遊

新奉詔可無勲伐答朝自註云謂相鄉公也

皇

際

中興之景運值元惡

之貫盈幸收建業之城稍雪敷天之憤思欲滌蕩瑕  
穢潤色山川爰開甲子之科冀采東南之美斗牛之  
英光依舊雲龍之際會方新既占二八之升於斯爲  
盛更思九兩之繫以道得民登彼鍾山問誰鼓篋周  
彥倫之隱廬何在雷次宗之精室焉存瞻言顧之可  
勝喟歎將投戈而論道擬置菴而習儀載葺講堂重



開學舍擬擇大宗師而從事乃集都人士而共謀僉  
以爲閣下天人通貫望實並隆正直剛柔之德三文  
行忠信之教四早已施于有政可以爲師不揣愚蒙  
敢爲禮請聆羣倫之陳說識衆志之歸依試述一二  
略塵清聽或謂地以人傳文與年進昔使星之戾止  
猶祆彗之方張金陵適陷於黃巾玉節莫游於白下  
鍾阜之煙雲寡色蔣山之香火無緣今則虎踞龍蟠  
江山如故鸞飛鼉振旗鼓一新培此邦之英華補當

年之闕憾咨詢碑碣憑弔瘡桑扶杖而吟皆成詩料  
携朋而出亦有勝游躡惜抱之前塵定卜伏生壽永  
沿隨園之舊例何憂崔慎兒遲茲一說也或謂古學  
凌夷今文曼衍江南之顧惠秦錢孫洪張段江北之  
閻賈王任劉阮焦汪并皆吳會儒宗 熙朝耆碩似  
流風之漸沫懼隊緒之將淪閣下則躋古得載接人  
用世枕周莊孔包贏越劉奎儵之卷五千支公之籤  
三百未足喻其宏通自合資之提唱集中經解策問

諸目小游學海卽是津梁又一說也或又謂土鼓不能嗤九成椎輪不能禁五路徇俗之藝羔鴈藉以先資大慚之文蜨蟬豈能速化或非丹而是素遂愛古而薄今技縱屠龍骨誰市駿閣下則以鄭許之學淵雲之才濂洛之傳正嘉之格合之于一手沛之於寸心洗汰庸音追軌前哲譚藝必衷于古教人必盡其才下至試帖小詩律賦末節亦復力排佻巧崇尚清真餘技足了乎十人端儀合光於四國此又一說也

或謂儒生貴在識時經術原以致用倘使千言落紙  
詞盡空蹠遂致一策莫籌儒爲詬病閣下則親編

堯典總答番書摹天口之昭垂紀海沙之漸被中更

潢池之警屢陳軌里之條大理恭纂又編洋務全書并陳奏

國法天人治安遠睎于董賈經義治事定繼乎蘇湖

此間百度維新五謚并用廣設中衢之酌樂聞鄉校  
之言咨政乃魏之客卿議兵則齊之祭酒通名鄭里  
應仲遠之譽望彌隆折節陸生周孝侯之風裁益峻

茲又一說也。綜是羣言，敢祈一諾，輒令僣從。祇迓高軒，母金玉爾音，願賡繫維之雅。如松柏之茂，共培梁棟之才。區區寸忱，伏維垂察。李復書云：蓋聞嶽神鍾地，甫侯翰周，昂精炳天，蕭相興漢，恭維宮太保侯中堂三公左轄，入柱中樞，皋牢衆能，蕭勺羣慝，萌隸慰更生之望。國家倚再造之勲，七政駢華，瑞令莫先。克皖六月，獲醜專征，由是平吳龍躔，肇轉夫上元鹿宴，特開夫大比，遂見鱗游大壑，王褒賡多士之詩，翊

羽高岡召爽奏作人之雅興言蹈詠罔罄敷宣晚蒲  
柳早衰枌榆遲返頻歲憂傾於燕幕一朝止怖於鴟  
若喜城頭子路之無蹤實江左夷吾之攸賴回憶夙  
瞻北斗敬企南豐撫歲瑄以如馳想戎旃之少暇未  
敢率塵尺素輕溷鈴巖乃絳雲在霄而甘澍滋野隆  
頡函幣殷問窒衡坐薦謙衷謬採虛譽昨者命呈私  
集深愧小言叨大匠之不遺冀南車之有指遽加盛  
獎愈危本懷伏念晚自棄明時久成隳志半生鈔董

末路堇穰累安邑之猪肝差可偏隅托足躋楊震之  
鱸席敢於都會抗顏仰荷關垂畀以鍾山主講於晚  
有三幸焉有三慙焉何言其幸昔東國招旌荀况三  
爲祭酒西巖築館次宗再入延賢是人師之德冠千  
秋非地主之賢高一世維公輪扶大雅治鑄羣英詣  
習者勝讀十年識韓者抵封萬戶而且覘馬周之家  
客認班彪於幕僚瑰傑滿前孤陋無歎一也夫緬六  
朝之褻屐詩人每愛住金陵裏半山之頭巾寺主有

吾鄉安石而晚乃渡艱靡扇蹟阻爭墩採風幾徧於  
三吳攬勝獨遺於首郡或者龍華會上留白足因緣  
虎踞石頭待青蓮題句如公所論補晚未經二也至  
於翟門羅雀早見交情泰山依羊都非固結苻朗之  
鄉關不見傅燮之身世堪悲滄海爲家雖皋比之叅  
占洞霄領局奈祠祿之甚微何意拓此修羊免爲饑  
鳳無煩牀足之繞永給杖頭之需三也乃言其慙一  
則瞻鈞範而悚焉杜祁公之辟孫甫重其對必引經



廉宣武之薦許衡謂其學能造士若晚文惟塗抹道  
之淵源是贖者而攀岱華之高對健步則成蹶昧者  
而辨袞冕之飾遇明眸而頓盲矣二則震士氣而餒  
馬緬黃旗紫蓋之都舊是人材藪圃滌白馬青絲之  
厄今當文字萌芽若晚待問何方持衡寡識是異孫  
陽而相馬應羞紫鸞桃花非輪扁而斲材定損青牛  
文梓矣三則踵前型而怍焉袁詩雄而姚文雄遊掌  
煙雲壇坫盧經學而唐理學迭標漢宋津梁若晚器

無足稱處非其據是謬職之謗有譏於畫虎續貂敗  
官之尤或議於誼盧吠鵠矣凡此慚與幸并書難言  
盡既承敦引敢不祇遵輕用瀆聞曷勝依慕抑有啓  
者通泰一帶時值濬河路多攔壩舟煩屢徙裝不便  
齋計彼工竣當逾月望晚擬少延時日檢束書囊準  
於月內起程無重煩從者之迓幸恕遲愆徵鄭朗於  
岑居柳公綽知人及遠就富公之帥幕韓持國求誨  
無窮